

中国笔记小说史

吴礼权 著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中国笔记小说史

吴礼权 著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图字 01-96-16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笔记小说史/吴礼权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1997

ISBN 7-80103-125-3

I. 中… I. 吴… III. 笔记小说-小说史-中国 N. I20
7.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2813 号

©1993 年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取得重印权

ZHONGGUO BIJI XIAOSHUO SHI

中国笔记小说史

作 者	吴礼权
责任编辑	钱王翊
封面设计	李吉庆
出 版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编: 100010)
印 刷	民族印刷厂
发 行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mm 1/32
版 次	1993 年 8 月台湾第 1 版 199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3-125-3/I·2
定 价	18.00 元

自 白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俗话说。

笔者云：斗室穷典，甘苦自知。

一转眼，8年去了，去得那等无影无踪，去得那样无声无息。虽然有时不免童心复萌，想把时光捉回来，可是“对镜帖花黄”的当儿，我却实实在在地了知自己已非孩童，自然天真、幻想是不该有的了。于是乎，我痛叹时光之荏苒，对孔老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慨叹有了更深切的同感。不过，还好8年中我终于撰就了这部《中国笔记小说史》，也算不虚度了光阴。

想到这，我好欣慰！于是乎，捋捋短须，挽挽袖管，欣然命笔，意欲仿先哲或时贤的样，做一通“自序”。然而终于不知从何下手，没有做成；后来偶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想出了一条妙计：请“名家”作序，多么摩登，多么光耀！可是，于脑海中反复搜寻，终于没有检索到适合的“名人”。于是乎，“自序”、“他序”也就都付之阙如了。又后来，虽然亦曾多次复萌前念，可是又屡屡不巧，故又未成。再后来，偶因翻到周树人氏30年代的一篇文章，题云《序的解放》，则就倒了胃口，熄了“自序”与“他序”的念。因为周氏文中有云：

夫序，原是古已有之，有别人做的，也有自己做的。

但这未免太迂，不合于“新时代的”“文学家”的胃口。因

为自序难于吹牛，而别人来做，也不见得定规拍马，那自然只好解放解放，即自己替别人来给自己的东西作序，术语曰：“摘录来信”，真说得好像锦上添花。“好评一束”还须附在后头，代序却一开卷就看见一大番颂扬，仿佛名角一登场，满场就大喝一声采，何等有趣。倘是戏子，就得先买许多留声机，自己将“好”叫进去，待到上台时候，一面一齐开起来。

哇！原来，作“序”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啊？看来我是涉世未深，不懂个中行行情了。不过，这次读到周氏之文可真是长了不少“学问”。可是，我的秉性生来很倔，不肯要这种学问，倒是有了不少的恶感。于是乎，我决定不为拙著加上一个“自序”或“他序”，只是万不得已地做了下面这样的一通“自白”。其“白”云：

《中国笔记小说史》一稿，系笔者八载辛勤爬梳成百上千种笔记作品后，历数度整理、分析、思辨后形诸于文字的。其间虽然诸如“笔记小说”的定义、各时代的作品分类、各时代笔记小说发展的原因等问题之探讨，皆是笔者在“无复傍依”的情形下所作的“臆见”，一定存在着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笔者认为《中国笔记小说史》既然至今尚是一片待垦的荒园，那么笔者何尝不可作一回拓荒牛呢？中国人常说的一句最没出息的口头禅，叫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想，笔者抗颜命笔而撰《中国笔记小说史》，于自己的学识来说未免有些“蚍蜉撼树不量力”之嫌。可是又常“窃以为”这种工作之发轫虽然不一定成功，博得个令名；但是，仔细想来，“吃螃蟹”总得先有个勇者，尝试一下何妨？即使失败，可也不至于“有过”吧！

记得宋人苏轼曾说过“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的话，略略想

来,而今我尚“蒙不白之冤”,似乎用显微镜亦难寻出半根“华发”,自然我是不怕人笑我“多情”——自告奋勇地撰写《中国笔记小说史》——了。不过,这里我得声明一下,笔者所撰此部《中国笔记小说史》,仅供学者们批评、参考,不为定论。若允许我引用一句来自“风雅”学者们的“套话”,叫做:以此著为引玉之砖。说得更明白点,是希望着能得到同行长者、时贤们的教正。若果能达此求学之目标,我想,即使再抗颜几次又有何妨?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耻下问”,更何况我现在是在“上问”呢?

又记得清代学者江永有句名言,说做学问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仔细想来,确是这么一码子事。试想,历史上的那一门学问——中国的、外国的,不是经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才臻至完善的呢?这样一想,我也就无须抗颜不抗颜了,心中原有的许多“怵”也减少了一些。因为这部《中国笔记小说史》不论写得成功与否,反正长者会宽容我,同辈会理解我,好歹这也是中国笔记小说史的第一部“专著”。如果再厚点脸皮,也不妨自吹说:它能填补本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

又记得清末思想家龚自珍有首诗云:“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想,人才尚且可以不拘一格,更何况我这小小一部《中国笔记小说史》呢?又不关国计民生大事,不像乱用人才会贻害民族、国家。基于这种想法,笔者在本书的撰著中,一方面因无前例可援,另一方面也想自创一格,故在全书的体系、写法上也就没有循旧规蹈旧矩了,往往是由着自己的性子一味写去。我知道,与正统学问家的“史”著相较,我很惭愧,只好自认为是“野狐禅”了。——即这通“自白”就很不正规。不过,我很会原谅自己,因为我是新生代,我有我的“自我”,自然,也就可以坦然地“走自己

的路,让别人去说好了”。

斯为自白,亦是自辩。

吴礼权

1992年3月12日记于复旦园

目 录

自 白	i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笔记小说”概念的界定	1
第二节 中国笔记小说的渊源	4
第三节 中国笔记小说的发展历程	6
第二章 初出茅庐第一功:汉代的笔记小说创作	12
第一节 特点及其产生根由	12
第二节 徐娘未妆时,风韵已夺人: 今所见汉人笔记小说一览	17
第三章 乱世出英雄:魏晋南北朝的笔记小说创作	36
第一节 特点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36
第二节 张皇鬼神,称道灵异:志怪类笔记小说	44
第三节 清淡为经济,放达托人生:轶事类笔记小说	64
第四章 海上明月共潮生:唐代笔记小说的空前繁荣	89
第一节 繁荣发展的原因	89
第二节 万里长城今犹在:志怪派笔记小说	98
第三节 网罗遗逸三百载:国史派笔记小说	110
第四节 忆昔开元全盛日:轶事派笔记小说	120
第五节 躲进小楼成一统:事类派笔记小说	125

第六节	江南草长杂花生:杂俎派笔记小说	129
第七节	时运维艰文章在:五代时期的笔记小说	135
第五章	把酒临风话沧桑:宋代的笔记小说创作	142
第一节	发展的原因	142
第二节	强弩之末叹逝流:志怪派笔记小说	148
第三节	文章学问两风流:杂俎派笔记小说	154
第四节	情深意长述见闻:国史派笔记小说	162
第五节	囊括诸品成一编:宋代之笔记小说总集	174
第六章	时过境迁叹式微:元明的笔记小说创作	181
第一节	走向衰微的原因	181
第二节	四顾茫茫独怆然:元代的笔记小说创作	187
第三节	烟销雾散不见人:明代的笔记小说创作	193
第四节	寻章摘句蔚成风:元明笔记小说的汇编	198
第七章	夕阳无限好:清代的笔记小说创作	212
第一节	特点及其成因	212
第二节	无限风光在险峰:贵在创新的《聊斋志异》	220
第三节	心有余而力不足: 《新齐谐》等蒲派作品之创作	237
第四节	迭开风气更登场: 《阅微草堂笔记》及其同派作品之创作	249
第五节	长河渐落晓星沉: 清代其他派的笔记小说创作与汇编	262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笔记小说”概念的界定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论语·子路》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大圣人孔子就作出了如斯一番精辟的“正名”宏论，实是令人感佩！虽说孔老夫子如此这般强调“正名”的重要性是为了恢复那已崩坏了的周公礼法，要开历史的倒车，指导思想完全错误，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反动的；但是，夫子对于“名”与“言”、“事”、“礼乐”、“刑罚”等之间的关系的阐释则颇具辩证法的思想，其“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的见解也十分精辟，可谓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高论、至论。我非英雄，自然是十分信服孔老夫子的高论了。即在目下，我想于开篇界定“笔记小说”的概念以为本书伊始，便是受圣人“正名”论的启示的。

说起“笔记小说”，我们首先必须提到“笔记”这一概念。据1989年版《辞海》的定义，所谓“笔记”，就是“泛指随笔记录、不拘

体例的作品。其题材亦很广泛。有的著作可涉及政治、历史、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生活等许多领域,但亦可专门记叙、论述某一个方面。”于此,我们可知“笔记”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它实际所包涵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凡是不可归类的各种随笔记录的杂识、札记、笔谈等,皆可统称之为“笔记”。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究竟有多少部笔记作品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把话题由“笔记”转入“笔记小说”上来,那么也就不至于被无数作品的堆积如山而吓得望而却步了。因为中国古代笔记虽多,但属于“笔记小说”的作品并不是多得无法统计。按照目前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所谓“笔记小说”,就是指那些铺写故事、以人物中心而又较有情节结构的笔记作品。以此定义来划分中国古代的笔记作品,自然符合条件、可以称得上有文学趣味的笔记小说也就数量有限了。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似乎已经明确了“笔记小说”的概念、划定了它的范围,中国笔记小说史似乎亦可以顺利地写下去了。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关于“笔记小说”的明确定义,目前学术界谁也没有给它下过。而且直到如今,绝大部分的学者还是把“笔记”与“笔记小说”两个概念不加区别地使用或混称,把考据辨证名物、典章、制度与无关于人事的各种丛谈、杂录等也叫做“笔记小说”。基于目前学术界关于“笔记小说”概念的含糊、混乱的现状,本书作为中国笔记小说史的发轫之作,有必要给“笔记小说”作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以便本书各章节对中国历代笔记小说的发展作出更客观、贴切的历史轮廓勾勒。

根据笔者的研究与个人的一己之见,我认为所谓“笔记小说”,它应该具备下列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特征:在描写内容上,它所记

述、描写的文字应该有人物活动于其中,有必要的故事情节,那怕是最简单的;在形式上,它用于叙写的文字应是文言,篇幅应短小,字数每则当在五千字以下。记叙文字中应该有故事发生的时代、地点、人物,即使如《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篇什完全出于作者个人的艺术虚构,但也应有所虚构的时代、地点、人物,否则就没有“笔记”的特点。概括起来说,所谓“笔记小说”,就是那些以记叙人物活动(包括历史人物活动、虚构的人物及其活动)为中心、以必要的故事情节相贯穿、以随笔杂录的笔法与简洁的文言、短小的篇幅为特点的文学作品。这里我们应该特别强调指出的是,“笔记小说”是文学作品,是属于小说范畴。它与其他文言小说、白话小说一样,也需要刻划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讲究情节结构、重视语言运用等,只不过不像其他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中长篇小说在这些方面有严格要求罢了。如果我们说得再质朴一点,那么本书所说的“笔记小说”的概念就是指那些具有小说性质、富有文学意趣的笔记作品。

既然我们对“笔记小说”的概念作了如上这般界定,自然本书将要展开的中国笔记小说史的叙写也就有了一定的理论根据了。最起码可以说,按照笔者的“一家之言”,我们可以将中国笔记小说史“名正言顺”的写下去了。虽然不一定“名正言顺”都能“事必成”,但是,欲使“事必成”,则无疑“名正言顺”是必要的,至少对于《中国笔记小说史》这样的发凡之作,首先予以“笔记小说”一个“名正言顺”的明确概念界定是必要的。

第二节 中国笔记小说的渊源

南宋大理学家朱熹有首《观书有感》诗,云: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一般人读了这首诗,都很感佩朱圣人能于观书中悟出:学如方塘蓄水,唯有源源不断活水之来,方可使之清澈见底,才能有“天光云影共徘徊”的美妙景观这番哲理之敏思;而我:笔者,则每每为朱老这首诗的哲理的深刻性而发出由衷的感叹,认为它的哲理所涵盖的远远不止于学问方面。即如我们现在研究中国笔记小说史来说,如果我们不明白“为有源头活水来,方得满塘清如许”的道理,那么我们肯定对中国笔记小说发展渊远流长的历史与相当辉煌的成就之取得,感到困惑重重。相反,若我们能够深刻地领悟到朱圣人这首诗的哲理内蕴,则对中国笔记小说产生、发展的原因、历史、脉络肯定能有一个清晰地认识。

熟知中国文学史与对中国笔记小说发展史稍有了解的学者,大概都了知中国笔记小说的成熟与初步发展时期虽然始于汉代,但是它的历史渊源却十分悠远,其创作的萌芽早在先秦时代的神话传说、诸子散文、历史散文等作品中即可见出了。记得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在论中国小说产生的渊源时曾指出,“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然皆寓言,不足征信。《汉志》乃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中国现存的神话与传说作品虽少,但是从《楚辞》、《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作品中所发现的许多丰富旖旎的神话传说故事

看,它们与魏晋开始中国笔记小说创作史上繁荣不衰的志怪小说作品相比较,其间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十分明显。也可以这样说,中国笔记小说的志怪类作品实是中国远古神话与传说的“嫡派子孙”,没有《山海经》、《穆天子传》等神话传说的悠远漫长的历史渊源,就不可能有中国志怪类笔记小说的极度繁荣与发展。

至于先秦时代的诸子散文与历史散文,它们与中国笔记小说的渊源关系就更密切了。汉代即已开始出现的各种历史琐闻类的轶事笔记小说,便是直接导源于它们的。如诸子散文《墨子》中“周宣王杀其臣杜伯”、“公输”,《庄子》中“吴王浮于江”、“盗跖”,《孟子》中“齐人有一妻一妾”,《韩非子》中“守株待兔”、“师旷奏乐”,《吕氏春秋》中“亡铁疑邻”、“秦缪公失马”等许多历史琐闻与寓言故事,皆善于描写人物,系事于人,不仅人物栩栩如生,而且故事娓娓动人。又如历史散文《左传》中“晋公子重耳之亡”、“烛之武退秦师”,《战国策》中“荆轲刺秦王”、“鲁仲连义不帝秦”,《晏子春秋》中“二桃杀三士”、“晏子使楚”等篇什,皆文笔简约而生动、叙事委婉而有序。虽然它们都不可视作笔记小说,但是我们从先秦时代的这些诸子散文、历史散文的叙事、文笔等特点上,却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投射于汉代及以后的中国历代历史轶事类笔记小说作品上的影子,不难找出中国笔记小说与先秦诸子散文、历史散文之间的亲缘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中国笔记小说的创作之所以早在汉代便取得了可喜成就并得到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对中国历代其他小说的创作与发展也起有相当大的影响与促进作用,其原因就在于它汲取了先秦时代各种文学体裁与内容的许多作品的丰富养料,有先秦时代各种神奇的神话与传说、独具

11080

艺术魅力与顽强生命力的诸子散文、历史散文等作为其汨汨不断的“活水”之源。

第三节 中国笔记小说的发展历程

与其他各体文学一样,中国笔记小说的创作从萌芽到成熟、发展、繁荣,其间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先秦时代虽然在诸子散文、历史散文、神话传说故事等作品中已经产生了不少类似后代笔记小说的篇什,如上举《孟子》中的“齐人有一妻一妾”、《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吕氏春秋》中的“刻舟求剑”等寓言故事内容,如果我们将它们抽出来独立来看,确可以说是很典型的笔记小说的篇什。但是,事实上这些寓言故事只是其全文的一部分,是作者为了论证、阐述某一问题或论点时临时杜撰出来而作为论据的部分,它们本身不是独立的篇什,自然我们不能认为它们即是笔记小说。又如上举《战国策》中的“荆轲刺秦王”、“鲁仲连义不帝秦”,《晏子春秋》中的“二桃杀三士”、“晏子使楚”等篇什,虽然所记内容颇是生动,类于后世笔记小说中的历史轶事类作品。但是,从文体特点、创作旨意、文笔特征来看,还是与笔记小说随笔杂录、每为点染的作风异趣,故此这些作品仍然应该划入历史散文的范畴。至于《山海经》中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穆天子传》中的“天子宾于西王母”、“盛姬之死”等篇什,虽然内容特点上颇类后来的《搜神记》等志怪作品,但文体与记叙方法则与之相距甚远,且是明显的神话传说作品,当然我们更不能把它们纳入笔记小说之列了。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先秦时代的神话传说作品、诸子散文与历史

散文虽然对中国笔记小说的产生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与影响作用,为后代志怪、轶事等类型的笔记小说在叙写模式与题材选择上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打好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无可讳言,先秦时代中国笔记小说并没有真正地产生,而只是处于萌芽与孕育的时期。

到了汉代,随着中国各种文学的发展与繁荣,笔记小说的创作也渐趋走向成熟。虽然现存汉人的笔记小说作品不多,但从《神异经》、《十洲记》、《汉武故事》、《西京杂记》、《韩诗外传》、《说苑》、《新序》等作品来看,汉代的笔记小说无论是记神仙奇异内容,还是叙人物轶事,皆已初步具备了笔记小说的特点与规模,其文笔特征亦与后代的典型笔记小说无异,这在《韩诗外传》、《说苑》、《新序》等历史轶事类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故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笔记小说创作的起步阶段,在中国笔记小说史上具有开创风气的作用,对魏晋南北朝以及历代的笔记小说创作皆有很大的影响。

正因为有了先秦时代的孕育与萌芽期和汉代神仙类、轶事类作品的创作尝试与初步成功的经验,当历史翻动到魏晋南北朝的这一页时,中国笔记小说的创作终于在这一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思潮的促成下,在继承了汉代笔记小说创作的传统与经验的基础上,出现了第一次繁荣与发达的欣喜局面,标志着中国笔记小说创作的第一次高峰已经到临。关于这,可以从下列两方面清楚地见出:其一,这一时期笔记小说创作的作家阵容十分强大,其中不仅有张华、干宝、陶潜、吴均、沈约等一时名家,而且还有如魏文帝曹丕、临川王刘义庆等帝王的参加。这样,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笔记小说创作风气也就蔚然而成了,创作的繁荣局面之形成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其二,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空前众多的笔记小说作品,艺术上也比汉代更成熟,而且还形成了以《搜神记》为

代表的志怪派与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轶事派两大创作流派,对南北朝以后各代笔记小说创作在题材选择、叙写风格等方面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笔记小说史上最为关键的时期。

南北朝以后,经过短暂的隋代,当历史推演到唐宋时期时,中国笔记小说发展史又揭开了新的篇章。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创作,不仅数量大大超过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且在艺术质量方面较魏晋南北朝时代有普遍的提高,如唐代的《朝野僉载》、《隋唐嘉话》、《大唐新语》、《酉阳杂俎》,五代的《中朝故事》、《唐摭言》,宋代的《归田录》、《涑水纪闻》、《澠水燕谈录》、《挥尘录》、《夷坚志》等等。无论是记轶事,还是述怪异,其内容的丰富性、故事的文学性、文笔的生动性等,皆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特别应该提起的是,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创作还出现了比魏晋南北朝时代更为纷呈的各种流派。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的志怪、轶事两派外,又有国史派、事类派、杂俎派的问世。所谓“国史派”,就是那些专写一代轶事、志在补史的一派笔记小说作品,它与魏晋南北朝时代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杂记历代遗闻琐事以为谈助的轶事派作品在记叙范围、创作意旨上皆有所差异,如唐代的《隋唐嘉话》、《国史补》、《大唐新语》,五代的《开元天宝遗事》、《中朝故事》,宋代的《涑水纪闻》、《归田录》、《四朝闻见录》等等,皆是此类。所谓“事类派”,就是那些专记某一类轶事的一派作品,如唐代的《云溪友议》之大录歌咏、《羯鼓录》之专记羯乐、《本事诗》之详述诗本事,五代的《唐摭言》之专叙科举等等,即是此类。所谓“杂俎派”,即是那些杂记志怪、轶事、考辨等多种内容的一派笔记小说作品,如唐代的《酉阳杂俎》、《封氏闻见记》,宋代的《东坡志林》、《容